

# 哑巴老娘

◎岑军

老娘在光山乡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几十年，老伴在闹饥荒那年就饿死了，留下年幼的三个儿子让老娘一个人抚养，那年月就老娘一个人是劳动力，生活过得很艰苦，时常吃了上顿接不了下顿，日子度日如年。

具体说老娘姓什么，哪里人氏，包括村里年长的老人也说不清楚，只知道她是从很远的地方嫁过来的，没有什么亲人，自从男人饿死以后，她一下子变成了哑巴，只知道早晚下地劳动干农活，还要洗衣做饭，很艰辛地撑起这个家。

在那个年月，哑巴老娘还经常遭到村里人欺负，自家孩子也经常被邻居小孩打骂和嘲笑。有一次，一家丢了东西，硬说是哑巴家的孩子偷去的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主动上门找事，把哑巴老娘的二儿子给打了。可怜的哑巴老娘没有去评理，还当面把自己的儿子给打一顿，用手捂住儿子的嘴不给儿子出声，直到闹事者满意地走了。儿子当时很冤枉不理解，明明自己没有偷东西，还遭到母亲的打，哑巴老娘紧紧地把自己的孩子搂在怀里，默默地一个劲的哭泣。

要说哑巴老娘的几个儿子读书还是很争气的，从小学到高中，学习成绩非常好，从村里上到镇里，最后上到县里，后来村里人好多年没有他们的音信了，听说三个儿子都考上大学中专学校什么的，去外地读书了。他们很少回来农村，哑巴老娘平时也因为语言问题很少串门，时间长了，村里人好像也忘记这一个哑

巴女人，但是哑巴老娘一直住在农村，守住在那三间破瓦房子，这个村庄恢复了昔日的平静。

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后的一天，这个平静村子突然开进来了几辆小轿车，其中还有一辆是军车，全村人们都围观过去看个究竟，这在当时可是村里人没见过的，有很多孩子围在车子旁边，摸摸车灯，看着圆滚滚的轮胎。第一辆车里坐着三个人，男的肥头大耳，看起来像是当官的，肚子也很大，坐在旁边的女人一看就是城市姑娘，身材匀称，穿着时尚，后座还有个胖男孩，从长相来看，男孩肯定是他们的儿子。第二辆车里有两个人，男的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斯文，女的也戴着眼镜，像个知识分子。第三辆军车里坐着个军官，旁边还有两名战士，像是警卫员，看来这个军官来头不小。这对于当时来说，就是村里最大的新闻了，他们下车后，径直朝那三间破瓦房子走去。

村里人相互猜测，这难道是哑巴的几个儿子？这时，乡长骑着单车也来到哑巴家，进门就跑到肥头大耳的人面前气喘吁吁地说：“高局长，我可把你盼回来了，怎么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在镇政府等你呀。”“不用麻烦了，我们兄弟帮我父亲上好坟地就走了。”高局长回答到。“你父亲的坟地当年受条件的限制，现在你在村里挑一块好地，把你父亲的坟地迁一迁，让他老人家在地下住得舒服点吧。”听乡长这么一说，高局长同意

了。乡长看到局长同意了，立即把村长叫了过来，叫村长领着高局长兄弟一家去为局长父亲找块坟地，选个良辰吉日时好让高局长把父亲的坟墓迁移一下。村长哪敢得罪乡长，领着高局长一家兄弟在村里四处转悠挑坟地。

在挑选坟地的时候，哑巴老娘始终表示沉默，也没表态，眼看着几个儿子折腾着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偷偷地流着眼泪。三个儿子，在乡村村长陪同下，在村里对面山上选了一块风水宝地，决定流年选个良辰吉日时将父亲的坟墓迁移过去。乡长当面表态，在迁坟的时候，由乡里出钱，把活动搞热烈一点，村长也连连点头表示同意，心想高局长是我们市里民政局局长，一把手呢！迁坟时乡政府要大搞气氛，村里也要请些乐队过来助威。

其实，一直以来，哑巴老娘并不赞成儿子们为父亲迁坟的事情。她倒是很担心儿子的身体，自从当上领导后，成天忙于应酬，搞得身体发胖，三脂偏高，高血压冠心病等接踵而至，随时都有危险。二儿子考上大学后学习的是土木建筑行业，毕业后分在城市设计院里工作，后来辞职下海开了建筑设计公司，在城市升级过程中成功改造了好几个大项目，在建筑设计行业小有名气，事业蒸蒸日上。三儿子高中毕业后，没考上大学，就去参军了，在部队考上了军校，后来当了独立团的团长。转业后，他选择了自谋职业，回到家乡当了该村的村长，带领村里邻居大搞农副产

业种植和原始旅游业，引城里人过来度假旅游，也让大部分村里人赚到钱，富裕了。

哑巴老娘的三个儿子如此的有出息，在当时的县里，可是出了名的，但是哑巴老娘也没有什么不同，依旧住在那三间破房子里，倒是邻里乡亲们对她客气了许多，还经常为她送菜干活帮忙什么的。

倒是大儿子让哑巴老娘心里放心不下，在民政局做了几年局长后，又调到市财政局做了几年局长，后荣升分管国土、规划的副市长，可谓青云直上。因为市里正在大搞规划建设，在土地出让和旧城改造方面投入很多资金，后来因为土地开发招商引资时，他低价将黄金地段的一块地卖给开发商，涉嫌违法被纪委立案调查，在看守所呆了半年。这半年时间，大儿子离开很多不必要的应酬，只吃些粗茶淡饭，身体慢慢地恢复成正常人的体重。后来组织调查结果显示证据不足，高副市长官复原职。

这件事情本来是值得庆幸的，倒是哑巴老娘做了一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她和大儿媳做了一面绣有“感谢政府识好人，还我儿郎好身体”的锦旗送给了纪委领导，感谢纪委领导帮助她儿子改过自新，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，减免许多应酬，成功减肥，大肚子不见了，人也清瘦精神了，身体的各项指标又恢复正常了。

这个村子又恢复往日的宁静，尽管几个儿子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，但是哑巴老娘还依然住在老房子里，没有去

城里和儿子们一起住，享受天伦之乐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哑巴老娘慢慢地变老了，临终前将三个儿子和孙子们叫到跟前，终于开口说话了，流着泪告诫子孙们，“儿子们啦，自从你爹死了以后，你们年龄还小，老娘我只能装疯卖傻才能在这个村子里呆下去，才能在这个村子里不被人欺负呀，就是被人欺负了，也只能忍气吞声。记得你们被邻居的孩子欺负，我只能打你们，你们知道吗，我的心里不好受哇。你们记住，在这个社会，一定要孝敬长辈，好好做人。”听着老娘的话，儿孙们个个泪流满面，知道自己老娘其实并不是哑巴，只是死了丈夫以后，看见三个孩子还小，生怕遭到村里人欺负，只能装疯装哑，即使儿子们后来有出息了，老娘也要求儿子们要低调做人。三个儿子明白老娘的良苦用心，抱作一团，为有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，纷纷留下了眼泪。

老娘死后，儿孙们决定将老人家埋葬在父亲身边，听说出葬的那一天，原本是晴天，突然雷声四起，下起了大雨，天空中还出现了一条龙的身影，市里、县里、乡里和邻居好几百人冒雨为老娘送最后一程，也纷纷为这个老母亲的一生事迹所感动。

后来，十乡八里都传说道，哑巴老娘一家族的兴旺，是因为当时为父亲找了一块风水宝地，老坟上冒了青烟……

(本文略有删节)

# 月光

◎刘帆

晴岚要去寻找月光。  
半山前的莲台，暖阳中飘着丝丝湿气。

台下，金黄的菜花，在大地上缤纷点缀，绿叶铺开的地毯上，绣着璀璨的花瓣，这，俨然就是一个偌大的花床。

晴岚走在廊桥木栈道上，一边欣赏油菜花开的景色，一边又迷茫地望着半山上那间气派中超凡的楼宇。

不知不觉间，晴岚上了半山，进了一家很大的院落，来到一间藏书量很大的书房。书香味弥漫了整个房间，晴岚向来喜欢这种味道，她差点都忘了，自己是来应聘教授授课的先生。

迎客的老管家说话轻轻的：“老爷等会要见你，请先生稍候片刻。”之后就退出了房间。

偌大的书房，没了其他人，晴岚觉得那种安静，超出了灵魂的自由。她在一排排书架前徘徊，不大一会儿，有一本书吸引了她的目光，那是她无比喜爱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宋刻本，麻纸版。眼睛在书上注目，在光影间深深摩挲，恍惚间，突然传来一阵开门声。

晴岚扭头一看，刚才明明是墙壁的那堵墙，此时正半开着一扇门。原来，书房连通着另外一个房间，自动闭合的门，就是一堵墙。

这时，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男子，出现在了晴岚面前。

瞬间，晴岚被这个男子吸引了，他怎么会是老爷？那么年轻帅气！深邃的目光中似乎还有忧郁的神采，青布长衫，略显瘦削的身板，眼光柔和，同坊外的菜花一样，弥漫着春天的气息。

“你给人授过课吗？”男子显得冷峻，那份表情无比凝重。

“我修过教育学，这是第一次应聘先生职位，我希望做个好先生。”晴岚很自信。

“峭仞耸巍巍，晴岚染近畿。”他突然说道，“看起来，你像个安静的女孩子！”

“不！我已经二十二岁了，是个男丁，且在教会学堂里生活学习了八年。”男子微微一笑，看了晴岚一眼，没有再问。

晴岚的心一下子“咚咚”跳起来。难道他发现了自己是女扮男装？男先生的威严优势，晴岚肯定没有。

“我知道，你学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，因此，我想将一群孩子交给你，好好教育学习。”男子说着，就走在前头，步出房间，带着晴岚沿着回廊，转了几个弯，到了一间敞开的屋子，这里阳光开阔，庭前假山奇石，香草嫩叶，古树遒劲，一间私塾课堂，就在晴岚的眼里，明媚起来。

高大的“先师孔子行教像”挂在入门右侧，一张讲台，正对着两排二十来张板凳书桌，晴岚应征教书匠的地方就在此间了。

晴岚对先师像恭恭敬敬作揖行礼，觉得自信在心中更加升腾。

男子指着课桌，突然发问：“白金汉宫在哪里？为什么那些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华？”

晴岚愣了几秒，才回过神来。“有美玉于斯，小人喻于利。”晴岚回答了男子。晴岚把白金汉宫和泰晤士河的景象进行了描述，包括工业文明、战舰和大炮。

“呵呵，很好！”男子竖起大拇指，“你的表述很有意思！”

“这是否是一场考试？”晴岚望着男子问道，“请问我符合贵府的要求吗？”

男子说：“你在书房气定神闲，没有乱翻那些书，回答问题古语今用，表述清晰，已经通过了考试。我们月光府是进士府第，诗书传世，必须有修养和有学问的先生才能胜任，教育好我的孩儿们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”

男子似笑非笑，目光无限深邃。

晴岚觉得脸颊滚烫，似乎要滴出水红来，慌乱中，出了月光府，忘了自己是一个应聘的教书匠。晴岚只记得一个名字，那个让自己慌乱失措的男子，他的名字叫月光。

那是光绪二十五年。晴岚走在半山脚下那片金黄的油菜花地，白日暖阳，心底里却满满地装着半山月光。

晴岚打算去半山的月光府当教书先生了。她想，那里让自己一生颠鸾覆乱，心绪不宁，那份激荡只能放在心底。

时光飞逝。

半年后，半山一带，先是洪灾，后又大旱，禾枯绝收，闹起了饥荒，晴岚一家粮食不继，野菜果腹，水肿，饿得快不行了。半夜时分，有人从外面送进来几袋大米，无论怎样询问，送米人就是不肯说是谁要送大米过来。

晴岚一家人度过饥荒，得救了。

恩人到底是谁呢？晴岚反复查看装米的袋子，其中有一个写了“月光府”三个字，她的心一下柔软起来。

# 英雄只是个传说

◎吕啸天

马向东来到天幕山望云峰加入天地派那一年十八岁。山下兵荒马乱，到处在打仗，家里缺衣少食，父亲想了几天几夜后对他说：“你一直呆在家里，不被饿死，也会被抓壮丁到战场上死个不明不白。为了活命，你上山去找天地派，江湖人都传言天地派总舵主任正天学会了绝世武功，是个英雄。”

年过五十的任正天问马向东：“你会什么？会用刀会用剑吗？”

马向东摇了摇头说：“我只念过几年书，就回家帮父母种地。我啥也不会。”

任正天看着马向东呆头呆脑一副愚笨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本门武学博大精深，那你就先从练习扎马步开始，等根基练好了再练心法。”

马向东学扎马步一个月也没学会，教他习武的大师兄魏金钟气得对他又打又骂：“蠢猪，你这样愚笨的弟子加入本门只会辱没天地派的名声。”

魏金钟怒气冲冲去找任正天要把马向东驱逐出天地派。任正天却一笑说：“本门能成为江湖第一大门派，就是有容人之量。天地派要敞开大门，怎可轻言把没有犯错的弟子逐出本门？”

天地派作为江湖第一大门派，树大招风，曾与天地派结下恩怨情仇的江河派、日月派害怕天地派一家独大，江河派教主江镇厉与日月派盟主赵日月联手，不时制造事端上门挑战。

每有战事，任正天就会把新加入本门的弟子带去观战，

战完之后协助清理现场。马向东不但笨，而且胆子小。一见到刀来剑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就吓得浑身发抖。有两次仗还没打完，他就吓得晕倒在地。

江河派和日月派的人都乐得哈哈大笑，为天地派有马向东这样胆小如鼠的弟子感到可笑。同时为了找乐子，临战前都心照不宣地说：刀下剑下留情，别伤着那个“活宝”，而对其他人则是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。

又一场厮杀下来，双方各有伤亡。马向东帮忙把被捅得满是血窟窿的心里兄魏金钟抬回去治疗。心里又难过又害怕，一边走一边哭：“太惨了！就不能下手轻点嘛！”

“嚎什么？蠢种！憋货！”魏金钟对马向东破口大骂。骂完就大口吐血，没抬回去就死了。

江河派与日月派没给天地派喘息的机会，又联手杀上门来。任正天亲自上阵。混战中日月派使出本门绝技，向任正天猛喷剧毒的日月迷魂散，江镇厉补上本门江河乾坤刀，任正天中了两刀的同时使出了天地派的“开天劈地”奔雷掌法，江镇厉与赵日月也中掌倒地口吐鲜血。

马向东把中了两刀的任正天放在担架上抬回去治疗。回到望云峰，任正天挣扎着从一面空心墙里掏出了一本牛皮包着的书对马向东说：“这是本门的武学秘诀，你拿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好好学。重振天地派就靠你了。”说完气绝身亡。

天地派就这样在江湖上消

失了。马向东拿着师父临终前给他的秘诀躲在后山的山洞里练习。渴了饮山泉，饿了下河摸鱼。搞了些野果充饥。

一转眼十年过去了，心无杂念、心无杂念的马向东练成了绝世武功。他对着天幕山流云巨石使出“开天劈地”奔雷掌法，巨石被掌力震成了几十块石块。他对着山下大湾河使出“中流击楫”掌法，片刻之后河面上浮起了百余条活鱼。

“开天劈地”奔雷掌法重现江湖，武林又出现了一位绝世武功的厉害人物。江河派与日月派很是惊疑，曾遭重创、功业折损过半的江镇厉与赵日月按捺不住了。

江镇厉与赵日月同时来到了流云巨石前，看着被掌力震

成的一块块石块，江镇厉脸色大变说：“此人功力已超出了任正天。”

赵日月目露凶光说：“找出此人，杀了此人，不然你我两派将会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“两位前辈，你们说啥呢？”江镇厉与赵日月正在说着的时候，马向东也来到了流云巨石前说：“这石头是被我用掌力震成一块一块的。”

赵日月一怔说：“整个天地派就你一人还在，你命大啊！”

江镇厉哈哈大笑了两声说：“你这个活宝，现在还学会吹牛了。”

马向东有些急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我练成了很厉害的武功。”

江镇厉脸色一变上前踢了马向东一脚：“我们谈正事，你

